

# 從醫療史到身體文化的研究

## ——從「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談起

李貞德\*

人們對「健美」的定義和態度隨時空而改變。由此，醫療史學者重新思考健康與疾病的界線，並檢討醫療傳統中的身體文化。本文從史語所「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中的十三篇論文談起，並簡介最近有關醫療傳統中身體觀的研究，認為性別分析的角度和醫療社會學者所提出的「醫療化」理論，對於歷史學者探討身體文化的議題尤其有用。

關鍵詞：健美 身體 醫療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的論點是：疾病不是一種隱喻；面對疾病最真誠的方式(亦即最健康的生病方式)就是極力清除、抵抗隱喻式的思考。然而，疾病的王國以聳人聽聞的隱喻為風景，使人移居其中時，幾乎無法免除偏見。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sup>1</sup>

去年夏天李建民君從波士頓返台，送給我一本 Susan Sontag 的小書，才讀序言，便覺親切。這一段話放在明年史語所「疾病的歷史」研討會當作前言似乎更為合適，卻正是我倡議今年舉辦「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時最初的念頭。Sontag 自己經歷癌症的煎熬與治療之後，一九七八年先出書探討癌症與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聯想，一九八九年她再細述愛滋病所激發的社會震盪。她雖主張清除並抵抗伴隨疾病而來對病人身心、所處社會、及當代文化的各種引申和譬喻，卻幾乎同時呈現了這種努力無法成功的現實。顯然對於何為健康，何為疾病，各代表了什麼意義，人們並不真都聽信醫生，而醫生也未必不受所處社群與文化的影響。

每個時代的人們都傾向以截至當時的身體論述為真知而忽略所謂「常識」可能是各種知識系統角力協商的結果，此種情況似乎中外皆然。我們都「知道」身體只有一個，以皮毛為界；也「知道」當身體的狀況良好時稱為健康，反之則是生病；我們「知道」疾病是身體的某一部份出了問題(雖然有時候無法立即確定是哪一部份)，應當找出原因加以治療，否則假以時日，身體的其他部分勢必受到影響；我們也「知道」健康的人通常神清氣爽、容光煥發，而久病之人則難免形容枯槁，

---

<sup>1</sup>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reprint).

終至衰弊；健康和疾病是兩個截然劃分的國度，都只涉及(並且也只應涉及)這個以皮毛為界的身體。然而正因為任何與身體有關的經驗和知識都必須透過語言和文字的表達和詮釋，於是這原本應當獨一無二的身體剎時之間竟變得風情萬種。

Thomas Laqueur解讀自希臘至佛洛伊德的西方社會看待男女差異的方式：原先的「一性模式」(one-sex model)，甚至經過文藝復興以來解剖學的「印證」，卻因十八世紀末期各種政治、文化論述對女性公領域角色的辯論，推擠發展出後來的「雙性模式」(two-sex model)，進而回流影響醫學論述中的身體觀。<sup>2</sup> Laqueur擺脫過去處理醫學發展習用的「進步史觀」，企圖指出醫學論述與各個時代文化、權力運作之間的關係。其實，所謂男女的本質和結構相同只是程度有異的「一性模式」身體觀，在中古時期也曾同樣深刻地影響了醫學與神學對婦女健康和疾病的界定，並從而導出對女體的嚴格規範。<sup>3</sup> Charlotte Furth研究宋清之間的婦科發展，卻主張中國醫者一向採取「一性模式」的身體觀，顯然和西方不同。<sup>4</sup> 最近栗山茂久比較希臘與中國古代醫學對於身體的表述，則指出其中差異與人們觀看身體(乃至週遭各種事物)

---

<sup>2</sup>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文書評可參考祝平一, 《新史學》7.4 (1996): 223-31。

<sup>3</sup>中古時期身體觀的文化意義及其對女性生活與評價的影響, 可參考Joan Cadden, *Meanings of Sex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Ages: Medicine, Science,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4</sup>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中文書評可參考張哲嘉,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 (1999): 211-22。

的方式有關。<sup>5</sup> 看的方式不同，勢必影響所看到的，而之所以有不同「看法」，可能正在於期望看到的有別。王道還曾研究清代名醫王清任的「解剖學」，李建民則以王莽剝剖王孫慶為例討論中國人的觀臟史，都說明「心眼引導肉眼」的現象。<sup>6</sup>

誠然，我們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身體，但這身體被看待和表述的方式卻不一而足。既然如此，身體的狀態是健康還是疾病、如何界定、如何經驗、如何詮釋，情況之複雜，恐怕無奇不有。先秦社會的男性美以「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矯捷表現，以「碩大無朋」「有力如虎」的強健彰顯，甚至有「碩大且儼(雙下巴)」的形容；然而到了魏晉，「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的何晏卻被視為「美姿儀」。<sup>7</sup> 唐代打馬球的三彩女俑，學史之人並不陌生，她的體態在今天卻可能被視為脂肪過多，容易引起心臟血管方面的疾病。讀過《紅樓夢》的人則不免為林黛玉所迷惑，吐血是何其醜陋的舉動，竟能令人為之神魂顛倒。顯然，健康的標準因時空文化而異，企圖參與界定的也不限於醫生；而疾病的隱喻昭然若揭，直指皮毛之外，並且和人們對自己身體的其他認知與期望互動。由以上諸例看來，最明顯的參照變數似乎正是美麗。健與美牽扯糾結的歷史呈現了人們對待身體、生命錯綜複雜的心理；探討健與美的歷史可說是生命醫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sup>5</sup> 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中文書評可參考祝平一，〈《新史學》10.4 (1999) : 145-58。〉

<sup>6</sup> 王道還，〈論《醫林改錯》的解剖學——兼論解剖學在中西醫學傳統中的地位〉《新史學》6.1 (1995) : 95-112；李建民，〈王莽與王孫慶——記公元一世紀的人體剝剖實驗〉《新史學》10.4 (1999) : 1-30。

<sup>7</sup> 杜正勝，〈「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導言〉「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6/11-12)。

其實，自從史語所一九九二年「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成立，到目前「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月會，其中所論不乏涉及健與美等身體文化的議題，可惜或因非當月主題、或因時間限制，並未能經常暢所欲言。今(1999)年六月十一至十二日舉辦「健與美的歷史」學術研討會，便在於補足這個缺憾。

這次會議邀請來自臺灣本地、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的學者共十五人，發表論文涉及台灣戰後、中國傳統與現代、日本江戶時期、以及十八世紀的英國共十三篇，分為六個場次(主題)進行。報告人除了歷史學之外，有藝術史、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學者。醫療史不論是作為一種社會史來探討、或是作為瞭解身體文化的一環，科際整合的研究都不可或缺。<sup>8</sup> 基於科際對話的理想，特別將三篇分別從歷史學(祝平一)、人類學(林淑蓉)和社會學(陳端容)角度探討瘦身美容的論文安排在第一場，由研究者、評論者和與會者共同參加討論此三學門的異同和互補，如何幫助生命醫療史與身體文化等相關課題的研究。

古今中外的社會文化皆各自建構其對身體健美或衰陋的看法；為切合生命醫療史的研究主旨，我們希望學者的討論尤其著重以醫學(或健康)之名規範審美觀念，以及因美麗的慾望而發展出特殊的健康標準。戰後台灣瘦身美容行業隨著健康觀念的轉變而興起，可以說是健與美互動的典型例子之一。尤其當健康的標準由醫學專業所壟斷，瘦身美容公司便以標榜科學形象乘勢而起，直到專業行政單位表示質疑，才趕緊聲明自己所作並非醫療行為。凡此發展，祝平一的文章析論甚詳，他並且指出瘦身美容業者篡奪近十多年來的女性主義訴求，

---

<sup>8</sup>近年來醫療史研究打破內外史之分而被視為一種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課題，討論見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6.1(1995)：113-53。

標榜女人應當善待自己。<sup>9</sup> 然而，由林淑蓉的研究卻不難發現，戰後初期到晚近，台灣社會對女性美的要求由「福態」轉為苗條；減重班中男性為健康著想、女性則為美麗而奮鬥的情形，並非婦女運動的果實，反倒凸顯了性別刻板期望所造成的影響。<sup>10</sup> 陳端容的文章則以量化研究說明減肥產品的使用透過婦女的親友網絡進行，顯示瘦身美容觀念與行為的滾雪球效應。<sup>11</sup>

同樣凸顯以健康之名規範審美觀念的文章，還包括了鈴木則子討論江戶時期化粧品廣告的發展。雖然十九世紀之前日本婦女亦以化粧追求時尚，卻難免受到江戶幕府女教倫理觀念的打壓。一直要到一八一三年《都風俗化粧傳》中將化粧的效果附會於導引之上，化粧才獲得正當性；而號稱「藥用」面粉面霜(如「美豔仙女香」和「江戶之水」)的化粧品大賣，更彰顯了美麗的慾望藉著健康之名大張旗鼓。<sup>12</sup>

然而，美麗並非總以健康表現。鈴木晃仁討論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男性肺結核患者自詡纖細而具有創造力，說明了病態美之可能，並且參與論述疾病形象者不止醫生亦包括病人。<sup>13</sup> 同樣在今人看來病態或奇特的行徑，如纏足和紋身，卻可能在另一時空為大多數

---

<sup>9</sup> 祝平一，〈女體與廣告：台灣塑身美容廣告史中的科學主義與女性美〉，「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0</sup> 林淑蓉，〈性別、身體與慾望：從瘦身美容談當代台灣女性形象的轉換〉，「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1</sup> 陳端容，〈瘦身美容與社會網絡：以台灣婦女自服美容或減肥產品為例〉，「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2</sup> 鈴木則子，〈江戶時期日本的鏡子與美人〉，「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3</sup> 鈴木晃仁，〈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男性美與肺結核〉，「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人或某些特定群體視為美的表現。楊興梅和羅志田說明近代中國人對小腳美的否定，乃是由醫學與政治等多重力量所形塑，卻也遭遇纏足女性及其擁護者的挑戰和質疑；<sup>14</sup> 而陳元朋呈現傳統社會邊緣人物以「健兒文面」表現並肯定自我，說明了健美議題與身體文化史研究的密切關係。<sup>15</sup> 每個社會中的邊緣人物不盡相同，但其企圖以「健兒」之姿自我肯定或重返核心的現象卻可能無獨有偶。成令方和傅大為研究近十五年來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凸顯了老男人在現代台灣社會健美論述中的邊緣性。成/傅此文運用西方泌尿科當代史、台灣大眾醫學文本、泌尿科醫師訪談、以及近來威而剛(viagra)的知識現象和社會迴響等多種材料，說明泌尿科學界如何從其醫學權威的發言位置規訓台灣男性身體，在狹隘地專注精路系統功能的同時，不但將男性身體簡化，也漠視了作為其伴侶的女性。<sup>16</sup>

女性的身體遭物化，在當代泌尿科醫學中僅被視為隨時備用的行房對象，而在以男性為主的修行機制中則被簡化為慾念的化身。李玉珍以佛教譬喻文學為例，說明佛教僧團一方面將女人支解為皮囊、簡化為女色，另一方面則努力滅除女根、鼓勵尼眾行大丈夫業，在規範修行生活的過程中，以細部分解女體並以男體為成聖標準來創造一套男尊女卑的審美系統。<sup>17</sup> 佛教文學並非唯一將女體視為慾望對象的文

---

<sup>14</sup> 楊興梅、羅志田，〈近代中國人對女性小腳美的否定〉，「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5</sup> 陳元朋，〈身體與花紋——傳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6</sup> 成令方、傅大為，〈初論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7</sup> 李玉珍，〈美麗的慾望：佛教文學中的男女美色〉，「健與美的歷史研討

本，其特色與其說是在於分解和物化女體，無寧說是在於企圖經由分解和物化來加以抗拒。王正華分析陳洪綬晚期的人物畫，卻顯示晚明江南(男性)文人的態度與僧團大異其趣；他們透過繪畫來物化、觀賞、並消費女性，乃至發展出一套明清之間江南文化的特色。<sup>18</sup>

僧團與文人迥異，菁英與庶民頗有落差，而所謂「民眾」對於女體也未必有整齊畫一的看法。李孝悌主張十八世紀的許多情歌和戲曲乃是女性所創作，透過這些文本，下層婦女表達了對自身情慾的坦然和對殘缺肢體的戲謔，她們展現熱情洋溢的生命力，在菁英所構築的禮教世界之外，搬演著一齣類似嘉年華會的鬧劇。<sup>19</sup>然而，根據蔣竹山對明清戰術「陰門陣」的解讀，庶民文化中女體之為用，並不限於情慾或戲謔，而是在其污穢與不潔的特質具有破除火砲的功效。被運用的女性或已婚、或新產，卻大多是社會地位低下之人；厭勝之物雖為裸露的女體，最重要的部分卻在女陰。在陰門陣中，女體不僅被異化、物化，甚至也「污名化」了。<sup>20</sup>至此，身體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醫療史學者一個重新定義身體界域乃至其優劣良窳的機會，同時也刺激學者重新考慮：健康與疾病的界線並非始終如一，可能是隨時空變動的範疇。

---

會」論文，見《新史學》10.4 (1999)：31-65。

<sup>18</sup>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19</sup> 李孝悌，〈十八世紀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20</sup> 蔣竹山，〈女體與戰爭——以明清厭砲之術「陰門陣」為例的探討〉，「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已刊登，見〈女體與戰爭——明清厭砲之術「陰門陣」再探〉，《新史學》10.3 (1999)：159-87。

倘若我們願意以新的眼光檢視原來信心滿滿已經「知道」的「常識」，想必能更加深入瞭解吾人所不知而古人習以為常、或吾人視若當然而古人卻百思不解的事務，乃至因各種「知」或「不知」所相應產生的言行。醫療史學者對於傳統中國醫生已經「知道」了些什麼研究甚多，對於他們的「不知」卻較少涉及。在可以倚賴超音波得知胎兒性別和健康狀況的時代，對於傳統社會醫生的不確定感(甚至不確定女人肚子中懷的是什麼)大多放在民俗的範圍進行研究。吳一立的文章則從醫學知識發展的角度討論宋明之間醫生對鬼胎的詮釋，一方面呈現了醫者的不確定感，另一方面也分析了醫生為減低此不確定感所建構的知識。隨著病因理論從外感逐漸轉為內因，明代的醫生終於「知道」鬼胎的起因不是妖魅作祟，而是氣血失調。然而，除非一個胎兒從月經暫停、腹部腫脹的婦女體內娩出，否則他們仍然不能確定她是否真的懷孕了。<sup>21</sup>在今天，「懷鬼胎」只是一種形容而不是一種病，但才在一百多年以前，包括醫生在內，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懷鬼胎是一種婦人病。既然疾病的定義會因時空而異，健康的標準又怎能逃脫歷史的演變呢！

健康與疾病的界線既然可能變動不拘，並非截然兩分的國度，那麼由誰來主導畫線便成了關鍵，「醫療化」(medicalization) 與否的問題於焉出現。這次會議中不少研究涉及醫療化的概念，其中成令方與傅大為的論文則直接表明醫療化是其解釋架構中的一環。<sup>22</sup>在今天「進步史觀」仍相當主導一般人的歷史思維，而社會大眾亦頗相信醫療專業的情況之下，醫療化似乎不應是個負面的用語。但醫療社會學者在談醫療化時，重點並不在於醫學知識的進步對人類有多少貢獻，而是

<sup>21</sup> 吳一立，〈傳統中國醫學思想中的鬼胎〉，「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論文。

<sup>22</sup> 成令方、傅大為，〈初論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頁 5。

在陳明我們生活中原先不認為與醫療相關的部分，逐漸受到醫學特定思考、語言詞彙、乃至醫學知識的詮釋，並因而遭遇醫療制度的安排或擺佈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有些原本不被視為涉及醫學的人類言行(如喝酒或生產)與身體狀態(如懷孕或老年失憶)，都因醫療專業的介入而被歸類為健康或疾病；疾病既然需要治療，治療要找專家，於是人們就更加依賴醫療專業的指導，以致於原先處理問題的態度、能力或方式都逐漸喪失了。<sup>23</sup>

醫療社會學者對醫療化現象的觀察，對於歷史學者的研究深具啟發性。歷史學者向稱以「變」為研究重心，醫療化的概念正說明了即使身體的狀況及其詮釋都有變的可能。對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泌尿科醫生而言屬於老化的正常現象，在一九九〇年代卻成了泌尿科藥物治療的重點。在宋代被視為妖魅作祟的鬼胎，到了明代醫師卻認為有辦法以藥物解決了。台灣瘦身美容乃至日本化妝品廣告中的科學儀器、醫學用語和健康訴求之所以能吸引客戶，正表現了人們看待自己身體的方式如何受到醫療專業的影響，而此種影響卻非「醫學發達對人類健康深具貢獻」之類的進步史觀所能涵蓋或說明。

除了醫療化的概念之外，這次會議中另一個重要的分析角度則是性別。事實上，既然討論的是人體的健康與美麗，當然脫離不了男體和女體。不論是紋身作為一種男子氣概、小腳作為一種女性象徵、或是肺結核的纖細隱喻成爲一種男性陰柔之美的表現，都顯示性別是分析身體文化乃至當時代政治社會的利器。陽剛或陰柔並非一成不變地伴隨著生理的男體和女體；在特定時空脈絡下，陽剛、陰柔及其所牽涉到的尊卑、強弱、優劣、善惡乃至美醜，可能因各種理由與男人、

---

<sup>23</sup>I. K. Zola, "Medicine as an Institution of Social Control," *Sociological Review* 20 (1972): 487-503。

女人交叉組合，並且代表不同的意義。<sup>24</sup> 在陰門陣中，女體雖然卑劣而醜惡，卻正因此而帶有強大的威力；在佛教戒律中，美麗的女體卻因所隱涵的誘惑，而凸顯了其強大但邪惡的吸引力。有趣的是，這兩種觀看女體的方式都呈現出男性的焦慮；他們和瘦身美容廣告中的女體，或視威而剛為回春藥者心目中的男體類似，雖然並非真實存在，卻因某種權威性的規範(如宗教和醫學)而變成一種標準，並反過來要求真實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然而，顯然各種規範對於男女的要求並不相同，所呈現的焦慮和期望亦有異。如此一來，性別的分析角度又得以和醫療化的現象相互參照，作為理解生命醫療史和身體文化史課題的重要切入點。

人類照顧健康、保衛生命的歷史文化，實乃生命醫療史研究的重點。歷來學者對於疾病及其治療技術(醫學)之探討不虞匱乏，然而對於人們如何認定身體之健康狀況，並加以保養維護，卻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這次研討會以美麗作為參照範疇，邀請學者利用醫療、宗教、軍事、美術、乃至商業活動等領域的資料，從各種角度探討與健康相關的議題。其中，醫療化的概念呈現了健康與疾病定義的變動性，為明年史語所「疾病的歷史」研討會暖身，而性別的分析角度則為醫療史學者進入身體文化的研究助陣。我們眼目所及、手足所涉的，確實只是這皮相的血肉之軀；我們也希望以「最健康的方式生病」，免受疾病隱喻所帶來的額外痛苦。既然如此，探明歷來人們看待此血肉之軀的方式有多麼分歧，參透健康與疾病的規範能多麼變化萬端，便似乎

---

<sup>24</sup>性別是歷史研究的一項利器，美國學者Joan Scott所言甚詳，見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1986): 1053-75; 中文討論，參考李貞德，〈傑出女性、性別與歷史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0 (1999): 19-26。

成了不僅是醫療史學者，甚至是每個曾經生病的人所應關心的問題了。

## Recent Works on Med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ody

Jen-der Le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definitions of health and beauty and people's practices to enhance them vary in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awareness of this helps medical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ealth and illness and to evaluate body culture in different medical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view on the thirteen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Health and Beauty"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goes on to introduce recent publications on the study of body culture. It proposes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historians to apply the category of "gender" and the concept of "medicalization" in analyzing the issues concerning body culture in medical traditions.

Key Words: health and beauty, body, history of medicine